

男朋友

Boy Friend

·花美男·小说·漫画·

—牛奶号—
Milk

BF社主編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朋友. 牛奶号 / BF君主编. — 北京 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3.3
ISBN 978-7-5100-5782-3

I. ①男… II. ①B…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J228.2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3094号

男朋友 Boy Friend
牛奶号
NanPengYou

BF君主编

出品人: 靳南宥

总策划: 麻麻牛 Honey

系列策划: 徐姗姗

责任编辑: 徐姗姗 康晨霖

首席设计: 玛丽琳梦露

设计制作: 霜 降 咕 噜 文大叔 M伯爵 Ranbo
八 云 猫 一 13王子 糟糕歪 大K 赤彗星

出版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出版人: 张跃明

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(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: 100010 电话: 010-64077922)

销售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 mm×1194 mm 1/32

印张: 8.5

字数: 142千

版次: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5782-3

定价: 1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Boy Friend

男朋友

牛奶号

BF君主编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





牛奶号

Boy Friend

给你一个完美男朋友！

◆◆ CONTENTS 目录 ◆◆

华之章 · 小说

音皇	006
跳水王子爆米花	020
天神右翼Ⅲ 永恒	037
暗恋那件小事	054
红尘呓语之佛前莲（上）	186
下一站，影帝	202
浮世楼·非我莫属	219
拾荒小分队	244

梦之园 · 企划

夜半无人尸语时	152
女朋友绘本集	200
书中罗曼蒂克集中营	268

绚之馆 · 漫画

海上尘嚣	069
如你所愿	087
悲惨大学生活	108
我的弟弟一点都不可爱	128
月慕笙歌	154
羽毛的怨念	218
YY小分队	266

音室

文
图

黑色禁药
.Axis.

前情提要：白千严意外地获得靖沉的推荐，成为投资三亿的电影男主角人选。鸿宇高层极力反对由跑龙套担任男主角，没想到凌一权不但给白千严投了赞成票，还决定亲自出演电影中的男配角……

人物介绍



凌一权

有名的音皇，同时是鸿宇国际娱乐公司的实际决策者。冷漠、漂亮得如人偶，有严重的“洁癖”，讨厌的蔬菜是青椒、苦瓜，幼年时曾与白千严相遇，并对其十分依赖。

白千严

梦想着成为影帝，自身在演戏上也极有天赋，却因年少轻狂、不知进退得罪人而遭到打压，最后只能沦为默默无闻的跑龙套，却在偶然的机会在片场与阔别 15 年的凌一权相遇，并签约鸿宇，成为凌一权的私人助理、住进凌一权的家。



靖沉



白千严的学弟，曾被白千严所救并遭到其暴打一顿，从此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，后被占据天朝东半部势力的藏南远收为义子，更继承其所拥有的家业，在道上势力庞大，突然以导演兼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在白千严面前，并指定白千严担任投资三亿的电影男主角。

球狐狸

凌一权饲养的宠物，球状的狐狸，有洁癖，极具灵性，开始时很讨厌白千严，现在则相反。



第十章

鸿宇投资的玄幻 3D 大片《魔》基本筹划完成。

但主角的人选依旧存在争议。

这部戏投资太大，即便是凌一权跟靖沉一致决定由白千严出演第一男主角，但其他的投资商跟股东的意见仍旧很大。虽然不能直接反对凌一权的决定，但他们依旧透过其他方式来尽量扭转这个局面。

于是就有了试镜这一流程。

对此，凌一权并没有意见。

在他的心里，其实并不希望白千严再拍戏——他不喜欢太多人看到这个男人，更不喜欢他因为拍戏而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。

试镜这天，鸿宇的高层包括导演靖沉都齐齐到场，坐成一排，魄力十足。至于凌一权，依旧单独坐他那张雪白的椅子，身边除了白千严，其他人则不允许靠近。

试镜的人很多，除了鸿宇自己旗下的影星，还有好几个当红的一线明星。

其实，像他们这种一线影星，向来都是等待电影制片方主动找上门邀约的，但鸿宇所投资的电影，却绝对是值得主动争取的。

就算得不到角色，在鸿宇面前露脸、展现自己实力，也很可能为将来的合作打下基础。其中，最强劲的一个对手，则是去年获得影帝提名的段无晨，22 岁，公众印象相当不错的实力派演员兼歌手，

前途无量。

今天试镜的内容很刁钻，是剧本的最后一幕——男主角“煌”亲眼目睹了女儿被残杀分尸，一切真相大白，他却终于崩溃的那一幕。

第一个试镜的，是当红歌团 ZE 的主唱，一个全面发展型的青年男艺人。

临上场前，他拿着已经能背诵的剧本又认真地看了一遍，却还是有些紧张跟不安，手指头几乎抠出了血。

现场的大牌太多了，尤其是他内心所膜拜的凌音皇将视线淡淡地投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有种被彻底看穿、想跑到厕所躲起来装路人的冲动。

以至于原本酝酿很久的演技，变得生硬起来。

他跌倒在泥地上，看着血淋淋的逼真人头，念着台词，崩溃地哭起来。声音不甘、愤怒，表情相当深刻，可现场的人都能看出，他的表演方式太刻意了，所以反而没有真实的感觉，也感染不到任何人。

靖沉冷冷喊停的时候，他立刻停止了哭泣，随即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连忙站起来认真地道了歉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今天表现得不好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”

这个年轻人下去后，又上来试镜了几个，有些不错，有些也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表现得很僵硬。

但总体来说，没有能让靖沉这些人眼前一亮的——直到段无晨上场。

据内幕消息，去年影帝提名时，他的评价其实略高过当时的影帝得主，但因为得罪人，所以被压了下来。

段无晨很年轻，脸部的线条很俊秀，但由于看上去比较柔和，所以在化妆上刻意强调了五官的线条，倒也显得英气很多。

面对着在场一票评审的冰冷的审视目光，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。很大方地脱掉了整齐的西装外套，抓乱了头发，而后似乎觉得差了点什么，直接在地上摸了一把灰擦脸上，随后，一个颓废、沧桑的中年男人便出现了。

临上场前，他在经过白千严身边时，深深看了对方一眼，而后低沉而缓慢地说道：“临演，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‘差距’。”

他的内心，对白千严是不屑的。

他不懂白千严是靠什么争取到试镜机会的，想必也并不光彩。

一个没有任何主角经验，始终都在跑龙套边缘上打滚的临时演员，妄想担任一个投资大片的主角，根本就是一个笑话。

先不说演技如何，首先，这个男人没有任何的票房基础，外形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。

其次就是拍片的经验——镜头感的掌握、演戏时的走位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实战经验，而一个连龙套戏份都接不到多少的人，能担任么？

谁都知道，主角跟临时演员在镜头

感跟走位上，完全是两极化的差异，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自信？

而鸿宇的拍摄部门是一个讲究效率的团队，无论是演技还镜头感，要求都极其地苛刻，不可能花时间去适应没有经验的新手去适应。

更何况，这部戏凌音皇会参演，这种绝无仅有的合作机会怎么可能让给这种人！

对于段无晨的挑衅，白千严只是淡淡地撇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开始。”随着靖沉一声令下，几个摄像机跟灯光都运转了起来，镜头齐齐对准了男子。

他站在场中，背脊挺得很直，整个身子，都绷到了极点。

他的视线看着前方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可从他恐惧的眼神中依旧能读出，在他的前方，发生了恐怖的、让他整个人都僵硬的一幕。

事实上，在拍摄特效电影的过程中，演员很多时候都要凭想象演绎。比如说空的场景、空的道具，以及空的移动物体，其中还包括虚拟的角色。

这些远远比一般对戏要难得多，尤其是在节奏以及体积的把握上，完全考验演员的想象力跟空间理解能力。

段无晨扮演的角色微微后仰，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画面，长腿开始战栗地后退，颤抖的双唇喃喃着什么，显得有些无措。

咚！

一颗血淋淋人头，滚落在了他的面

前。

“不……”他僵硬了片刻，嘶哑的声音才仿佛割开喉咙一般溢出。

单手抓着头发，男子难以置信地摇着头，最后似乎再也站不住般，整个人跌坐在了地上。

“这不是真的……”

他无力地后挪着，像是要逃避眼前的一切，直至背后撞到了墙壁，眼泪才从他控制不住情绪而轻微抽搐的脸颊滑落。

无措而绝望。

“停！”靖沉淡淡地喊停，周围鼓起了掌声。

无疑地，段无晨演得很好，人物的表情细致入微，从见到残忍画面时的难以置信、无措，到最后的绝望，都尽数刻画了出来。

“还行。”靖沉发表了评论。

靖沉这个人，情绪上来了，可能说话的句子长点，但通常，他都言简意赅。

不过能从他嘴里听到类似于表扬的言论，却也难得。

“谢靖导夸奖，我会更努力的。”段无晨相当开心，但依旧很稳重地朝靖沉鞠了躬，而后也对凌一权鞠了躬，这才微笑退场。

凌一权没有看他，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白千严入场，对于刚才段无晨的优秀表现，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。

白千严没有抓乱头发，更没有抹地上的灰来强调角色的颓废。

他只是在场地中站定，闭眼，整个人

很放松，直至靖沉喊开始的那一刻，他的双眼才忽然睁开。

那是一双很清澈的夜色双瞳。

却又暗得发沉。

微微眯起的样子，看起来疲惫，却又有些麻木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虚幻的温柔。

就像是透过不远处的女儿，看到自己逝去的妻子。

明明心疼得撕裂，也依旧撑着父亲的温柔的面具，微微笑着，看着女儿在远处对他欢笑招手，可每一个人，却依然感到了他内心那种压抑的苦涩。

忽然，他的视线凝固了。

黑玉般的瞳孔紧缩着，僵直地盯着远处，一动不动。

如同一个雕像。

直至一个血淋淋的人头，就这般直接砸到了他的跟前，也依旧无法反应过来。

只是一动不动地低头看着，表情甚至还凝固在刚才的微笑中，有些神经质的扭曲。而后，他的手缓缓抬起，颤抖的指尖轻轻地摸了摸脸上。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现场的观众却仿佛看到，男人的指尖，正抹着脸上那个被头颅溅到的鲜血。

随后，他整个人终于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，像是努力要呼吸，却又什么都吸不进去的模样。

只听到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男人跪了下来，声音又重又闷，听得人的膝盖都在发疼，但男人却连一丝表情都没有变，

只是动作迟疑地把手伸向女儿的头部，缓缓地捧在了怀里。

他低着头，看不清楚表情，可是喉结却上下鼓动着，一种奇怪的声音从他的喉咙深处传出……

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笑，如同孤兽在低声地悲鸣。

“又是这样……”

男人的表情渐渐扭曲，发红的双眼充满着血丝，脸上刚才还保持的微笑，渐渐变得支离破碎，就如同被剥离了灵魂一般，苍白得吓人：“幻觉，怎么越来越真实了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透明的泪滴就已经从带笑的眼滚落……

而从这个眼泪，足以说明，男人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却还努力地想把眼前的一切当成跟过去一样的幻觉，竭力维持着那无奈的笑……

让人看了想哭……

现场一片死寂，所有的人都紧抿着唇，仿佛都被这种绝望的情绪感染一般，眼镜干涩得发疼。

有少部分人，并不是太擅长判断一个人演技的优劣。但是，他们却能感到自己的情绪被男人的一举一动牵动着，完全融入了对方所创造的世界。

这就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演员，所应该拥有的感染力。

而这样的演员，所塑造的角色，往往会真实饱满到，你忘记了他是在演戏的地步。

“啪啪啪……”靖沉站了起来，脸

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毫不吝啬地付出自己的掌声跟赞叹。而随着他的带动，不少人也鼓起了掌，为这精湛绝伦的演技。

不过白千严并没有在意，而是将目光直接移了凌一权的脸上，安静地看着他。

凌一权依旧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白千严笑了。

那个人的肯定，比什么都来得重要。

这一幕被靖沉看在眼里，尤其是白千严对凌一权露出的那抹微笑，淡色的嘴唇微微勾着，温润又隐忍，以至于靖沉不由得舔了舔自己的嘴角，惬意地笑了。

就好像，看到了什么美味的猎物般。

“好厉害啊，我刚才差点就跟着哭了……”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女助理悄悄跟身边的同事说道。

“他演得很自然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无可挑剔。最可贵的是，镜头感非常好，他清楚知道自己应该站的位置，甚至会主动改良，最后的效果比一开始设计的要来得好。”

“他刚才直接跪下去了，那声音听得姐膝盖好疼，真亏他完全没有反应，整个就是融入了角色。对了，他的台词应该是自己改的，跟剧本不一样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不过改了后感觉人物更立体了一些。”

“这样一比，段无晨所饰演的角色就苍白了点啦。”

从现场的反应已经不难猜出，谁会

得到这部片子的主角，可能到真正宣布主角得主的时候，段无晨还是觉得眼前一黑。

“白先生，恭喜你获得本次的主角

资格……”

后面的话，段无晨已经听不清楚了，只是知道，自己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临演……



距离这部戏正式开拍还有一个星期不到。

白千严也不敢耽搁，找了大堆资料在研究着，顺带也帮凌一权找了各种资料，跟他讲解拍戏时需要注意的事项。

但他还没来得及跟凌一权练习对戏，家里就来了两个小客人。

虹虹跟虹臣，两个五岁的、粉雕玉琢般的双胞胎娃娃。

“白叔叔，凌哥哥早上好。”

两个小家伙歪着头，奶声奶气地打着招呼。那副俏生生、羞答答的模样，已经丝毫看不出，他们在几个月前，还当着白千严的面，用小手狠狠扇过母亲巴掌。

（题外：关于虹虹、虹臣的故事，将收录在《音皇》单行本一的番外篇中。）

或许现在多少还是有些任性，但至少两个小家伙在白千严的面前，已经懂事了。很多。

“白叔叔，我前两天发烧了，好可怜的。”虹臣用小手指了指自己的脸软软地道。

“嗯？吃药了吗？”白千严蹲下身，

下意识摸了摸奶娃娃的额头，嗯，温度还算正常。

“药苦苦……”小家伙皱起眉头，有些委屈地扯了扯自己的小衣服，然后朝白千严走近了一些，莲藕一般的小手张开着，很认真地道：“抱。”

白千严被他撒娇的样子逗笑，刚想弯腰抱起这个惹人疼爱的奶娃娃，站在旁边、始终沉默的凌一权已经面无表情地将看热闹的球狐狸，准确地塞到了虹臣的怀中。

“噉!!”球狐狸不满地要挣扎，却被凌一权冰冷的视线一扫，瞬间一萎，然后很没骨气地反抱住奶娃娃，一副缺爱的模样。

后来小双胞胎缠着两人玩了一天，虽然不怎么敢靠近凌一权，但也依旧很开心。因为最后凌一权给他们拉了首小提琴的曲子，惹得两个小家伙在晚饭的时候开心得连啃两大碗饭。

“我觉得，凌哥哥刚才的曲子真棒！绝对是泡妞神技！”饭桌上，虹虹抖动着自己的小胖腿，羡慕地道。

“胡说，凌哥哥还需要泡妞么！”

虹臣不悦地瞅自己的弟弟。

“才不是呢，你没看到白叔叔都听呆了么！真好用，我也想学！”

“噗！”白千严一口茶水喷了出来。

他是妞么？！

“……”凌一权依旧面无表情地吃饭，仪态优雅而标准，只是不小心夹错了一颗辣椒放入嘴里。

“白叔叔，你原来吃这套啊……”
虹臣似乎有些苦恼地看着白千严，过了一会，又认真道：“那我就去学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“咳咳……”白千严再度被呛到。

虹臣瞥了白千严一眼，似乎觉得他大惊小怪，然后又转头认真地对凌一权道：“凌哥哥，你能教我吗？”

“不。”凌一权认真地回了一个字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够了，安静吃饭。”对话题感到很无奈的白千严再咳。

到了晚上，两个奶娃娃洗完了泡泡浴，一身香喷喷地扑到了客房的床上，穿着卡通睡衣一阵乱滚。

不过虹臣却很快抓住了打算离开的白千严，刚才他们将白千严一起拉下了浴缸，以至于白千严也不得不跟他们一同洗了个泡泡浴，身上都是奶香味。

“白叔叔，晚上给我讲故事好吗？”
或许是前两天刚发过烧，身体略微虚弱的虹臣变得特别撒娇，也特别会利用撒娇来达到某种目的。就如同现在，他微微仰着小脸，肉肉的小手揪着白千严的

衣服，然后用柔软的童音，奶声奶气地小声道：“最近都睡不好，很难受……”

不得不说，小孩子撒娇起来，杀伤力绝对是可怕的。

尤其是当他用那种信赖的、可怜巴巴的眼神瞅着你，你什么都会下意识答应。

于是，白千严不得不换了件睡衣，拿着童话本一同钻到了柔软的被窝里，两个小家伙欢呼地扑上来。

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……”

“最后不是尸体僵硬了么。”白千严刚说了个名字，几乎整个人都蹭到他怀里，仿佛猫咪一般的虹臣便直接道。

“……”白千严很无语地看了看虹臣一眼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那白雪公主……”

“小矮人那里你不觉得隐藏着限制级么……”虹臣很淡定地回道，小手很随意地乱摸了摸，嗯，白叔叔有腹肌，拉衣服看看……

“睡美人……”

“一百年没刷牙，王子亲她的时候秒躺了吧……”

“美人鱼……”

“人兽口味太重……”

正在白千严彻底无语的时候，门被轻轻敲了敲。

男人回头，便看到凌一权正面无情地站在门口，雪白的丝质睡袍衬着他白皙的皮肤，如同一个毫无瑕疵的人偶，有种不真实的朦胧质感。

只见他垂着长长的睫毛，看起来很

慵懒而疲惫，静静地盯了白千严一会，才淡淡地道：“我困了。”

自从上一次火灾后，他就经常性地失眠，除非抱着白千严，否则怎么睡，都会被一种无法言喻的焦躁缠绕、惊醒。

但这一点，他却从来没有跟白千严提过。

“我在给两个小家伙讲故事，可能很晚才过去，你先睡吧。”白千严有些歉意地看着凌一权。

“……”凌一权沉默地看了他片刻，又看了看窝在他怀里，手死死抓住他衣服不放的两个小肉球，最后，冷着脸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。

“白叔叔，凌哥哥他生气了么？”虹虹有些不安，歪着头小声地问。

他们都知道，白叔叔跟凌哥哥是睡一起的。

白千严也觉得有些不妥当，正在想怎么办，却看到门再度被推开，凌一权走了进来，脸色依旧冰冷，却抱了小枕头。

他也不吭声，只是关上门，然后走到床边，毫无表情地盯着窝在白千严左边的虹虹。

一直盯着。

虹虹可怜巴巴地看着他，渐渐被一种浑身发抖的感觉吓得一阵激灵，当即二话不说地把白千严身侧的位置让出，爬到白千严的右侧跟虹虹挤在了一起。

“……”凌一权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枕头放在白千严身边，轻轻地拍了拍，然后拉开被子躺了进去。

即便是小孩，他也没有办法跟陌生人一张床。

但如果床上有白千严，似乎又可以忍受的感觉。

白千严还没反应过来，紧致的腰腹就被炙热的手紧紧环住，拉到了身后那人的怀里。

“灯，关了。”

拥有良好睡眠习惯的凌一权向来是定点睡觉。

两个孩子也不敢有异议，顿时也不再吵着要听故事，乖乖地闭了眼。

白千严才关了灯，凌一权就将头埋到他的颈间，呼出的气息仿佛羽毛般滑过他的颈间，又缓又暖，像只白色的大狗。

“你认识靖沉？”忽然，他问出了一直憋着的问题。

“你是说那个导演？”白千严被搂得有些发热，但没有乱动，依旧老实地回答：“不算认识，不过他似乎是以前学校的学弟。”

“他看你的眼神不对。”

“嗯？”什么眼神？

白千严对靖沉的定义，依旧停留在那个摸起来很有手感的小胖子那层上。

“离他远点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不得独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否则，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玄幻大片《魔》正式开拍。

所有相关的人都在，但凌一权却没有到现场。

事实上，因为他本身要拍摄其他MV的关系，早在几天前就去了美国，估计一个月后才能回来，在本片的戏份也统统压后。

白千严是一个人到现场的。

一袭黑色的暗纹西装，头发整齐的后梳着，整个人笔挺而禁欲，腿显得尤其长，一些女助理眼睛都看直了。

“严！”正在这时，一个清朗、质感通透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。白千严愣了愣，正要回头，就被一把搂住腰抱了满怀，“我好想你！”而后，一个温热的吻就轻轻印到了他的脸颊上，像是在打招呼，手却没有放开他的腰。

“塞斯特。”白千严面无表情地拉开了他，挑眉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演你弟弟啊。”赛斯特歪头微笑。

“……”

开拍仪式在上午结束后，下午便直接进入正式拍摄。

导演靖沉似笑非笑地坐在长椅上，带着无框眼镜的脸干净而优雅。

一袭黑色的西服包裹着他修长有力的男性躯体，整齐得一丝不苟。而在他的脚边，蹲着一只球状的东都之狼哈士奇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歪着头哈气，舔自己的鼻子。

“嗯，今天拍什么呢？”用中指扶了扶眼镜框，靖沉像是自言自语地用手摸

了摸还在吐舌头的哈士奇，被咬。

拍什么？你不是导演么？！周围的工作人员喷血。

“嗯……”沉吟了片刻，靖沉的视线缓缓地挪到了白千严的身上，笑了。

后者一僵，莫名寒颤了一下。

“天气正好，先拍第七幕，也好让你进入角色。”

靖沉的说法让白千严下意识看了看外面的天气——还只是下午，天空已黑成了一片，层层乌云密布，眼看就要暴雨。再看看拍摄的地点，是一间红木为主、古韵味十足的中式卧房。妖娆的白烟自熏炉中飘出，飘向了中央那张宽敞的、黑色丝绸铺垫的双人床……

至于剧本，白千严不用翻开，就已熟知其内容……

第七幕

温柔贤惠的妻子受不了男主角的妄想症，终于愤怒地带着孩子离家出走。

男主角郁闷地独自一人在房内沉思，直到自己19岁的弟弟，敲响了自己的房门……

“开始。”靖沉也并不废话，直接开拍。

窗外雷鸣阵阵，摇摆的枝叶疯狂拍打着透明的玻璃窗，有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。

但比起外面的阴霾，屋内却静得仿佛另一个世界。

白千严饰演的煌正穿着黑色睡袍，端坐在床边，修长的指尖缓缓滑过手里